

中國私家藏書

中石題

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主 编 朱 阳



中國私家藏書·卷八

隔帘花影
八段锦
品花宝鉴

民间藏禁毁本

《隔帘花影》 清·佚名 著 禁毁本 (5141)

清代长篇小说,全名为《新镌古本批评绣像之世报隔帘花影》。今仅存康熙年间本衙藏本,四桥居士于前作序,未署作者名。为《金瓶梅》续书,此书刊出即遭禁毁,传本罕见。

《八段锦》 清·佚名 著 禁毁本 (5329)

清代小说集,被视作淫书而遭禁毁,如《小娇娘纵欲丧身》、《多情子渐得美境》等段,夹杂些低级的性描写。全书叙事离奇、情节曲折,语言生动传神,故引人入胜。

《品花宝鉴》 清·陈森 撰 禁毁本 (5377)

又名《怡情逸史》、《群花宝鉴》、《燕京评花录》。长篇小说,六十回,原书不题撰人。此书开近代狭邪小说之先河,屡遭禁毁。

第十二回 皮员外使憨钱买臭厌 沈子金涂假血庆新红

吕祖《沁园春》词：

火宅牵缠，夜去明来，早晚无休。奈今日不知明日事，波波劫劫，有甚来由。人世风灯，草头珠露，几见伤心眼泪流。不坚久，似石中迸火，水上浮沤。

休休、闻早回头，把往日风流一笔勾。但粗衣淡饭，随缘度日，任人笑我，我又何求。限到头来，不论贫富，着甚于忙日夜忧。劝少年：把家园弃了，海上来游。

且说沈子金因来替皮员外提亲送礼，和李师师勾搭上了，月夜又到银瓶卧房偷采新花，二人暂结同心，无人知觉，依旧宿在书房。天明洗面整衣，悄悄而去，回复皮员外的话。

到了他家，还不曾起来，在前厅坐着。家人进去说知，皮员外忙披衣而出，道：“你来的恁早，是在巢窝里表子家宿来？”子金摇头道：“我如今还干这营生，也不是人了。来替你报喜信儿。你先说，把甚么谢我？”皮员外笑道：“那事有几分了？等我去梳洗了来。”一面分付小厮：“安排早饮，和沈大爷吃。”说着进去了。待不多时，皮员外打扮新服，摇摆出来，甚是鲜明：穿一套荔枝色漏地皱纱直裰、玉色线罗银红京绢的衬衣，头上乌绡方巾，露出那赤金龙头簪儿，巾上斜嵌个琥珀汉块，薰的香风扑鼻。与子金作揖谢了。小厮们排下八仙桌。吃过一杯松子仁茶，就是小金钟、牙箸儿，一副手盒，无非南果糖食、鸡胗鸭卵、鲫鱼海蟹，件件精致。

酒过数巡，就问起师师家送礼来的事来，子金道：“你且吃一大杯，我才肯说。”即取过一个茶杯，满满斟了一杯麻姑酒。那酒又香又辣，皮员外一饮而尽。子金道：“昨日送礼，原说探探口气，谁知这等顺溜！也是哥的喜事临门，该是姻缘辐辏，就留我在书房里吃了便饭，我才把哥的门弟、家道、人材、名望，件件夸赞了一遍。师师起先全不吐口，又是五千两、三千两，一味海说。依他说的，也有理。他道：‘我如今三十多岁的人了，没儿没女。只这一个女儿，比我亲生不同，招个好人家，就是我养老的一般。名说是嫁了女儿，讲些财礼，只是傍人体面好看，论起情来，有甚么多少，原不比那娶嫁孤老表子的。日后我老了，这几个丫头都嫁了，我就随着银瓶过日子，连我的身子和这些家事，还待那里去不成？我如今因皇上亲幸过几番，天下人谁不知道？我是嫁不得的人了，人也不敢娶我。我就终未老在这个门里，我也

不肯低了我的门面。这银瓶又经皇上选过一番，虽没进官，也是有名器的女儿，比不得泛常梳梳人家个粉头。只我这女儿姿色才貌、文墨丝竹件件精通，就是苏杭两省，这个瘦马，也得一二千金。休说我这一分家事，不要穿戴的金珠宝石，只这古董玩器，还值三五万银子。送的财礼，将来还是他的，只好替他收收，叫人好看罢了。”说到此处，子金不言了，使眼看着皮员外。只见他好一似酒醉的螃蟹，全动不的了，只把眼儿瞪着，半晌道：“他说的也有理。如今可怎么样？”

子金把嘴咂了两咂道：“依弟说，如今这件事不是小可。这李妈妈身子和家事连银瓶也要总寻一个好主儿，就要妥上妥下全全的交付给这人，少说也值几万银子。一棒打着两个鸳鸯，那李妈妈看中了才许亲，连他都嫁在里头，只是不好说出来罢了。除了哥，那有这个好主？如今咱拿着他的拳头打他的眼，虽把银子幌幌眼，少不得还是咱的！他见小弟说哥十分忠诚，比不得串窠巢的浪荡子弟，他就喜的极了，看着弟眼里酸酸的道：‘遭这样乱世，也要早寻个安身的去处。当初朝廷在日，还有些体面。今日不知明日事，但得小女成了亲，我也就全家要去过日子，图下半世的快活。’只这几句，就是他实心了。他不十分要嫁，还不肯说出这活来。哥，你再自己酌量，弟不过骗你的喜酒吃，难道你那快活时，一个倾城的绝色和一个半老的佳人，肯着弟打个头儿也就勾了。”说着跳起。这皮员外着实打他一下，子金故意的跑。

说不多时，来撤了手盒，就是一碗炖的稀烂猪蹄、一碗麻菇小炒的笋鸡、一碗酱烧的大方东坡肉、一碗炖的鸡子膏，又是一碗汴河里大鲫鱼、两盘蒸酥果馅，俱用大官窑五色御膳碗——是新出官的，各人一碗上白米饭。饭罢，茶漱了口。

这皮员外一似蛇钻了五窍，心里又痒又闷，不住的在厅上来回乱走。子金又遭：“你定了主意，应承不应承？咱好回他话去。人家一个黄花女儿，是轻提的？咱回不对，也教他笑咱不是行家了。”说着，皮员外也不答应，绕院子乱走。住一回，皮员外道：“毕竟得多少财礼才完的事？”子金道：“哥嫖了一世，还等人说？你风月儿那件不在行，来问？只估估他这家人家，可是轻开口的？到不如就推这件事，早早辞了罢。”员外摇了摇头，往院子里又乱走，全不言语了。

子金故意要去，下台坡来，皮员外又拉回，把子金拉在一个小小书房里，道：“依他口气，实指望多少？”子金笑道：“小弟愚见，这样大眼的科子，骗过朝廷的人，你我些小如何动得他？就极省费，也得二千上下使用。他也得千金的陪送。咱就费了些，我还寻出个法来，叫他倒贴出来不难。”皮员外忙问道：“怎么倒贴出来？”子金道：“等下了礼成了亲，你说要娶回家去，他定然不肯，你就依着他说。放在他家里，少不得你是女婿，他是丈母，一家大小，那个敢不来服事你的？你这些饮食茶水、跟随的人役，少不得他应管侍，就弟们到了，少不得供给。一年半载，和银瓶熟了，他家里古董玩器，你那件取不了来？这李师师错算了，枉是个积年。若是弟，情愿不肯娶过门来，我只在他家，和招赘的一般，弄犯了这鸽子，随着我手转。他连身

子都属了我,甚么一千两、二千两,都要贴出来才罢。”几句话说得皮员外眉欢眼笑,怪肉麻起来,道:“你说的中听,只怕没有这样造化。”子金又道:“世上有福的事偏寻上门来,平白的得人家三五万家私和两个美人,这是件小可的么!”

子金见皮员外有几分依从的意思,又催促道:“李妈妈昨日使我午间回话。常言道‘提姻亲如救火’,只一歇手,他前后打算,不得咱的便宜,就不依了。如今只讲就财礼,立了婚单,一顿子送过去,再改不得口。”皮员外道:“小弟这里没有这许多,若是一千银子,别的金珠尺头打算个千五之数,还勉强得来。”子金摇头道:“成不上来,还要添好些。”一面说着,往外又走,皮员外又拉下了。子金道:“我替他算来,你去下礼、完亲、谢亲,还有他家的亲眷添箱的、道喜的,也得十数席酒,这些赏钱、喜钱也得一二百金,再替他全包了,添上二百两,共凑一千二百两之数。他若不依,小弟跪着央也央他允了。咱破着花这些银子,到底有回来的日子。”说的员外依了,就忙叫取历头:“定个下礼吉日,一总去说成了罢,恐怕更改了。”取了历头,看的是正月二十八日下礼,二月十五日完婚,花朝大吉,不寒不热的。子金还道:“日子近了。”说着话往外走,道:“我去探探,还怕不依。”大踏步上了不题。

却说李师师收用沈子金,见他伶俐乖滑,又在子弟行里透熟,风月顽耍无一个妙,因他天明早去,不等梳头,免了外人看破,十分在行。那半夜里入花园,他那里想得到。过午以后,才梳洗停当,沈子金早在客位里坐下。丫头来说:“沈二哥来回话了。”喜的师帅忙叫:“请进书房里来罢,自家人还传甚么。”

子金抖抖衣服,忙作揖:“谢了昨日大扰,费娘的情。”说着,两个涎眼看着师帅只管笑。师帅也着袖子掩着口笑道:“二哥,你尝着滋味了?来的好勤!”不一时吃了茶。子金挨进前来道:“银姐的事,有几分成了。”把皮员外许了一千银子、五百两穿戴,说了一遍。又道:“娘若嫌轻,儿子再使他包席面,添上二百两,也是我的一点穷心,借花献佛,不枉娘抬举我,如今没有胳膊往外折的。”说的李师师喜了,道:“这个不许过门的话讲过不曾?”子金道:“娘不消先说,儿子和他说过,着他来求着,咱还要扯硬弓哩。”师帅喜道:“多累哥哥!还叫过银瓶来,说他知道。”即使丫鬟:“叫姑娘去,说道沈二哥来提亲了。”

却说银瓶昨夜破瓜,直睡到午后才起来梳妆,听见叫,说是沈子金来了,又喜又羞,忙匀了脸,下楼来书房。相见已毕,坐下。师帅先说道:“你谢谢沈二哥提了亲,是正月二十八日下礼,二月十五日过门。”银瓶害羞,把脸扭着笑了笑不言语。李师师又要留子金吃饭,不肯住下,道:“我回他话去。”师帅送至外厅,银瓶回房不题。

话不絮烦,到了正月二十八日,皮员外安排仆马齐整、衣服华丽,请的官客是张都监、吴春元,及一班儿帮闲子弟沈子金、范三官、孙寡嘴、张斜眼,都借的鲜明衣服。叫了两班吹手,将着食盒羊酒、茶食细果,一样簪花结彩,大吹大打上门儿去。师帅家大厅上备了六席,请了李武举奉陪。取过礼帖,抬过食盒来,却是二十个大元宝,金钗金镯、裙带攒领、珠箍环佩一件不少。外有散银二百两,用一书匣捧着,为席面之费。众人也自心惊,夸员外挥金如土:

“这个才是子弟！”师师把盞安座已毕，去收礼物。这沈子金卖弄他的殷勤，不住的往后乱走，替银瓶收簪环、抱尺头，上来下去，往阁上乱走，俱送在银瓶柜箱里，故使师师不疑，以便来往。师师安席而去。这些来客见此大礼，原要尽欢。先是家乐，湘烟儿六人唱毕，又有四个小优儿唱了一套

【锦堂月】：绣幕红牵，门楣绿绕，春色旧家庭院。烟雾香闭，笑出乘鸾低扇。似朝阳障袂初来，向洛浦凌波试展。（合）神仙眷，看取千里红丝，百年欢燕。

幸然，王母池边，上元灯半，缥缈银鸾光现。一簋琼浆，蓝桥试结良缘。吹箫侣，天倩云迎，飞琼佩，月高风转。（合前）

两下笙歌簇涌，众侍女扶出银瓶来，席前铺上红绒大氅氍，朝上拜了四拜。打扮的天仙相似，不消说金钗玉珮。银瓶拜毕回去。员外捧出一对大红麒麟金缎红绒，系着白银二十两，做了拜钱。

前厅唱闹饮酒，点起满堂灯烛，把个皮员外醉得如泥人一般。众人们替他簪花打喜，闹成一块，至二更，那里肯散。那沈子金知道东角门一条胡同直至花园，推去净手，悄悄推开银瓶阁子——正然梦卧，把两脚高擎，就着床褥。这一次比前番不同，情宴已开，排闥而入。银瓶知道此味，也不做客，但见：

春水溶溶月一塘，中含三蔻似莲房。
温泉欲漱玲珑玉，瑶柱中分细碎香。
娇蕊难容双蛱蝶，白波时泛两鸳鸯。
也应细柳风前怯，无奈娇莺唤阮郎。

子金泄过一次，忙忙趲至前厅。众客欢闹不休，师师出来送了大杯方才起席，皮员外又费了许多赏赐。正是：歌时花近眼，舞罢锦缠头。

不觉到了二月初旬，李师师着沈子金过来，要讲过在京师买下宅子才许过门：“一时无宅，且在师师家住。”皮员外俱依了。师师家也打造了许多珠翠，裁剪了半月衣妆。书房东边原有一座退厅，中间打上木壁子，安床糊壁，十分洁净，皮员外做了卧房。二门外边开个角门，使他家人出入，俱不许进师师内宅来。那园中小阁子，原是银瓶内室，依旧自己住着，外人不得到的。一一安排停当。

到了十五日，皮员外自己催妆，打扮得锦上添花，坐着轿子，吹打灯笼，抬着酒礼，和亲迎一样；还是一起帮闲的陪着来。李师师家依旧设的大席。鼓乐喧天，吃到天晚客散，才扶出银瓶来入帐。这些帮客怎肯早散，闹到初更，掌起烛来。

子金推净手，往后直走，到师师房中，假说：“皮员外明日谢亲，问娘要甚么礼节，也好治办。”看见银瓶穿着大红绉纱底衣儿、银红比甲、紧紧抹胸，坐在床上，使湘烟一班丫头那里开面修眉。见了子金进来，忙躲不迭。师师笑道：“眼前就做新人，还腼腆甚么！”子金说完了话，师师手忙脚乱的收拾箱子、取头面看首饰，他就丢了个眼色与银瓶。银瓶早知，见子金去了，不一会，妆去阁下洗浴。洗浴已毕，自己把园门内角门关了，却开放外厅的角门，嗽了一声。子金有心听着，趁众人闹里，走过角门，用手牢关。这银瓶方才浴毕，穿着抹胸，系着红裤儿。两人熟了，也不打话，依旧弄起来。这番已是三偷阿母仙桃，不比桃源初入，渐近自然。不敢久贪，一泄而出。已替皮员外扫开鸟道三千里，先到巫山十二层。银瓶道：“今夜没有新红，如何是好？”只见子金笑嘻嘻袖中拿出个白绫汗巾来，是用新鸡冠血染上三四块在上边，叫声：“姐姐，我已预备多时了。”银瓶喜之不尽。子金忙忙入席去了。到了前厅，大叫道：“这些人通不在行！再不起身，各人罚一碗凉水，那有这些酒！明日来验红吃酒罢。”众人见说，方才散去。

单表这银瓶关了角门，自己去到师师房中打扮已毕，穿一件大红金麒麟绉丝袍，系一条锦栏边豆绿花绫裙，束着玉玲珑嵌玉石玛瑙金镶女带，下垂着金耍孩倒垂莲的裙铃，攘领披肩，官妆锦绣，头上凤欹高髻，足下凫舄轻挑，真是姑射仙人、飞琼青女！这些十个女乐，浓妆艳服，各执箫管箜篌，吹打拥至，与皮员外交拜了天地，才送到东书房。摆设的锦帐红纱，灯烛萤煌。银瓶上床端坐，灯下细看皮员外，见他宽额凹鼻，卷须大口，腹如垂瓠，面如黑枣。“可怜我怎么嫁到他手里！还亏沈哥哥和我先成亲事，把这厮当做个外人流罢了。只今夜怎样和他同寝？”思想起来，不觉泪下如雨。那皮员外见银瓶泪落，只说是个新人怕羞，那知他三过其门，别有正主。员外忙上前温存，用手一搂，被银瓶一推，险不跌倒。员外见他不喜，勉强替他解衣，还要细看，被银瓶把灯吹灭，连衣而寝。银瓶生怕决撒，待员外缠到四更，略一放手，被他按住，勇往难当。（下删42字）那员外情浓意渴，直入重门，那得不痛叫起来。员外只道是金珠活宝，那知已是破罐子，吃了些残盘，做个子金长班罢了。

到了天明，这些帮客早已到门，大喊要喜酒吃，师师也差人讨喜。只见银瓶藏着一方红来在袖中，再不肯放，被湘烟来夺了去。大家妇女笑成一块，那里知道这等巧事。皮员外出来请李师师行礼，受了他一拜。前厅摆酒，留客验红。酒至三巡，只见湘烟用一个螺甸漆盘捧出红来。员外来夺，已被子金抢在手里。众人观看，但见：

海棠着雨，新红乱点胭脂；杜鹃随风，月夜啼残口血。燕语声娇，假意儿妆成门面；莺啼舌怯，真情儿另有相思。吃残蝴蝶面，借你罗筛；醉倒杏花村，劳君沽酒。

众客验红已结，把皮员外罚了三大碗，说他无情太甚。员外又封了二两银子，赏了湘烟。这里连住了三宿，银瓶只推来了月水，就退入内阁再不出来，等沈子金去了。正是：

东园载酒西园醉，摘尽枇杷一树金。

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看破了想提防一时催百辆 再难来挤不得半夜赋桃夭

诗曰：

秦淮明月楚江秋，往事空悲碧水流。
啼鴂自鸣三月柳，飞花常送五湖舟。
谁家羌笛梅先落，何处秦筝雁不留。
忍向钟情桃叶渡，香风片片过溪头。

且表这皮员外因迷恋银瓶姿色，不惜千金，结欢了李师师，招在家中，每日花攒锦簇，翩翩起舞娇歌。常言道：佳人有意郎君俏，红粉无情子弟村。这子弟行中，鸨儿爱的是钞，粉头爱的是俏。假如潘、驴、邓、小、闲一件不全，也不是嫖客，何况这皮员外只有了两个字，那银瓶少年，喜的是风流乖巧，皮员外几个熬钱，那里看得上。虽是勉强来坐坐，不住的往园里走，或是过夜，到了床上就推是心疼，把脸朝里睡去了；常是这等睡到半夜，就走进去不出来了。要是别家窝巢里，就好骂鸨儿，打粉头，做须硬势，好使他怕。这李师师是有名花魁，养就的门面，谁敢往下看他？况这皮员外使过千金财物，偏要在人面前支架，卖弄“银瓶怎样和我抓打拿情”，就死也不肯说是嫌他的话。

常道：这子弟使了昧心钱。又道：多年子弟变成龟。他就明看出几分破绽，和沈子金勾搭，也只道是帮闲的来衬趣，先拜认的姊妹，一字也不疑。后来，沈子金见银瓶辞的他不像体面，到了后园阁子上，劝银瓶道：“你还俯就他个体面，咱好行走，弄得淡了，生起疑心、醋起来，咱到不便。”那银瓶是坏心的女儿，那知巢窝里拿犯孤老的手段，他蹙着眉儿道：“看他那个脸弹子，生硌碜煞人；一个嘴唇不知多大，常来人脸，怪毛瞪瞪的，一口蒜气，到着人恶心半日。随他怎么，我去睡不成！”

到了七月初八日，是皮员外生日。李师师家设了四席酒，叫一班小优儿，请的是这须帮闲子弟。叫丫头们先陪着斟了酒，到了月出时候，李师师和银瓶打扮得如素娥相似，才出来把盏入席。把大门锁了，把桌面移在堂前，另有添换的酒果。先是银瓶送了客的酒，到了皮员外的酒，他偏不送，就送师师的酒。子金一齐插口道：“这才是两口儿，偏俺们是外客。”

师师笑道：“熟不讲礼，姑娘到房里下个私礼儿罢。”大家笑了。那小优儿一个是筝，一个是胡琴，唱道：

【绣带儿】金盏小，把恁大闲愁向此消。多情常似无聊。暗香飞，何处青楼，歌韵远，一声苏小。含笑倚风，无力还自娇。好些时吹不去，彩云停着。

【白练序】虚篋，那年少，曾赴金钗会几宵。如天杳，江南一梦迢迢。酒醒后思量着，折莫摇断银鞭碧玉梢。徒谁道，兀的是渭水西风残照。

【降黄龙】心焦，难听他绿残红消。为他年半倚雕阑，恨妒花风早。情盈盈衫袖，把胸中怎浇？洒洒临风，按住了英雄泪落，还劳你把玉山扶倒。恁多情，似伊风流年少。暮云飘，寸心何处，一曲醉红绡。

直吃到三鼓，众客方散。皮员外余兴未尽，指望移席到他卧房，和银瓶挨肩叠膝，倚偎着一递一口儿，亲近顽耍，“也不枉了我费了这些钞”。谁想银瓶陪完了席，只想着沈子金没得和他叙旧情，心儿闷闷不足，一直的走到后园阁子，开放月窗，拿起琵琶来，唱一套《忆阮郎》：

【玉交枝】烛花无赖，背银红暗劈瑶钗，待玉郎回抱相偎爱，翠娥掩袖低回。月到三更一笑回，春宵一刻千金债。挽流苏，罗帏颤开，结连环，红襦袄解。

【前腔】鸾惊凤骇，误春纤搯着香腮。护丁香怕折新蓓蕾，道得个豆蔻含胎。他犯玉侵香怎放开，俺尤云滞雨权担待。吃紧处，花香几回，断送人，腰肢几摆。

皮员外独坐灯下，觉得好没滋味。因房里没人伏侍，师师拨了樱桃来伺候姑爷，就来替他铺床。皮员外问道：“姑娘那里去了？”樱桃道：“姑娘身上不净，向后房里洗浴了才出来。”这员外欲火烧身，淫心四溢，看见樱桃虽没甚姿色，一时兴动，把樱桃按住。那丫头不肯依，当不过那皮员外粗大有力，挣不起来。就剥下底衣，分开玉胯，直捣中间。那樱桃原被银瓶拥撮上，着子金偷了二次，不曾大创，不觉哀痛告饶，怎禁得他恣情抽送，弄得晕了，半日方泄。樱桃怕银瓶知道，又不敢说，只得抹了血迹，一溜烟走了。正是：张生不得莺娘意，借着红娘且解馋。

原来沈子金和银瓶约下，叫他在后园等他，因此银瓶不肯出去陪皮员外，弹着琵琶通个信儿。子金伏在河崖柳树下，听那琵琶声，知道银瓶在阁儿上等他，蹑到园边，有个短墙儿，跳过来。悄悄到阁子上，见银瓶还没睡哩，上得胡梯，就咳嗽了一声。银瓶知道，忙把灯吹灭了。上得楼来，二人再没别话，子金把银瓶抱起，自后而入，觉得松美异常。知道深夜无人，因此慢送轻迎，各人尽兴而止。

却说樱桃被皮员外弄怕了，走到师师院子里，还没睡哩。师师问道：“你姑娘在前头和姑

爷吃酒哩？”樱桃把嘴骨突着道：“没在前头，往阁子上去这一会了。他不出来，叫人家麻犯我。”师师道：“一个大生日下，不陪他前边，却来自己睡，不惹得姑爷怪么！”说着话，往园子里走。

到阁子边，见把门掩着，有人在上面说话哩，师师站住了脚，只听见银瓶道：“两个的事体，休教妈妈知道；若知道，你就不好进来了。你也来得勤了些。”沈子金道：“你放心，他老人家已是先收了我的投状了。那一夜在他书房里，把他弄个死，哄得他进去了，我才来你阁子上来。他就知道也不相干。”又夸师师床上的好风月，怎么样顽耍。师师听到此，不觉伤心大恨，心里想道：“这小厮把银瓶耍了，还要拿着我卖风情！”就悄悄回来，叫起七八个使女，拿着大棍、门栓，藏在园里，大叫：“阁子上是谁说话？”唬得子金穿衣往外走不迭，才待扒墙，这些女人们上去，一顿棒棍，没头没脸，打个鼻青眼肿，方放条路，越墙走了。从此分付家人，再不许沈子金进宅子了。

师师才上的阁子来，把银瓶大骂了一顿，还要拿鞭子来打，唬得银瓶跪在地下，不敢言语一声。师师道：“我这样抬举你一场，还背地偷汉子，拿着垫舌头儿！好不好我剥了你的衣裳，叫你和湘烟一班儿去站门子，不拘甚么汉子，给我挣钱养汉！”银瓶只是哭道：“娘教我知道了。”师师骂到四更时候才下阁子去，使两个丫头守着银瓶睡不题。

到得天明，嚷得满院子知道，说是园里有贼，亏了知觉赶散了。皮员外虽不做声，也放在心里。从来说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不为。这子金和银瓶勾搭了一年，这些粉头们也都看破了几分，因子金和师师有些连手，谁敢说他。又说银瓶把头上赤金簪子和珠子，成包给他装在荷包里，也都不平。

那一日合该有事，皮员外八月十五日又请他帮闲的弟兄吃酒，见沈子金洗手，一个红葫芦儿，金线结的，“原在银瓶抹胸前的，怎么在他腰里？”十分疑惑。皮员外因银瓶不奉承他，也久不快，掀起了金裙子，妆看合包，轻轻的一手揪下来，只吊了根绳儿在裙带上。子金忙来夺，只是不放手。子金见皮员外疑心，就放了手，道：“哥，你明日不还我，管教拿你件好东西来准了。”大家散了。员外回到卧房，见银瓶不在，使樱桃叫两三遍不出来，员外十分不快，着樱桃禀妈妈去。

这银瓶自从犯事以后，也不敢十分拒绝皮员外，自知自愧，出来几遭，只是勉强，全无实意。那皮员外得了红葫芦，在灯下看着银瓶道：“我一件东西，是一个人送的。”银瓶不知道，只道是好话，问是甚东西。皮员外取出红葫芦来，道：“你的物儿怎生送了沈子金？你家拿着我妆幌子，你可养汉！”把那红葫芦照脸一摔。银瓶道：“一件东西就没有一模一样的？怎么就执着是我的！”皮员外恼了，把抹胸扯起来道：“只不是系这个的去处，因甚么没了？”把银瓶打了两个巴掌，险不跌倒地下，拿起一根栓门小棍子，一把采倒，打了一二十。亏了樱桃同众丫鬟拉开，银瓶哭着往后房去了。皮员外怒气冲冲，叫开大门，和小厮往家睡去了不题。

从来乐极生悲，甜中生苦。人无千日红，花无百日好，世间都是这等变化不常的。月明

到了十五,还要渐渐缺了半边,何况这世人心,那有吃沙糖到底的?正是:

参破偷情二字禅,好姻缘是恶姻缘。
既伤天理还伤命,坏却声名又使钱。
乐久到头终有散,情浓毕竟结成冤。
何如偕老梁鸿妇,举案齐眉到百年。

却说这皮员外走到他宅子里,寻思着恼了一夜:“才知道沈子金串通鸭子,着我使惹钱,他做阉客,这不是俺买酒他先醉!”次日,请孙寡嘴来,告诉要着他上李师师家说话:“我陪着一二千银子,不得和老婆睡一夜,到贴了别人,我当个不要宿钱的忘八。不如看个日子,抬了我家来罢,再不容见客了。如今弄得又不像表子,又不像良家,到不如我明明教他接客了。”一面去说。李师师见漏出马脚来,也没话说,只推道:“姑娘年幼,不知好歹,着姑爷生气。等慢慢的你京里修造起个宅子来,齐齐整整的,有些体面,人也好看。”孙寡嘴回了皮员外。

李师师这里又请沈子金来,要他回皮员外说话。子金使性子不来。请了两次,子金有心要看银瓶,怕拉脱了,忙忙的来到客厅内坐下。只见樱桃来掀起帘子道:“姑娘有句话,叫你到二更天过来,听着我唤猫就过来。”一言未了,湘烟出来,惊得樱桃走去。李师师请进子金去书房说话,道:“你好个人儿,小小的年纪,妆风撒漫的,一句话也藏不住,和这些孩子们驴狗屯的,有一点老成气儿?俺这门户里好容易妆得体面,你件件不细密,如今着人看破,怎么道理?当初说过银瓶不许过门,你讲的,有写的婚书。今日皮员外着孙寡嘴来,要使轿抬过银瓶家里住去,也要讲过口,若不拿些大大的财礼,也难道就使顶轿白抬了去罢!”好个沈子金,见李师师又动了财心,就顺口道:“这个不打紧。皮员外当初的礼物,不过是包身的光景,今日要一手两开的营生,也借不得费。娘这里甚么口气?儿子好去说。他昨日从洛阳贩了五千筒青白布来,营里官兵们出不上价,还没卖哩,一时无钱,就兑过货来也罢。”说着,李师师喜了,才问道:“这红荷包的事,他把银瓶打了几下,都是您惹的!我看你甚么脸儿见他?”说着笑了。子金道:“我们小人家好顽,那日问银瓶姐讨了这个样子,要家里照样去做,谁想他动起这个疑心来。一向不来,也就为着这个嫌疑,常常远着些,人没得说。”师师道:“这风月机关上说道,章台路不是容易走的,偷寒送暖,全要把口儿放稳些,到处里就容得了。”说着话,拿茶来吃了,着子金晚上来回话。子金谢了茶,走身去了。

原来光棍巧嘴,只哄得人一遭,今日皮员外吃了橄榄,晓得回味了,那有还听沈子金的话?因师师动了财心,顺水流船,哄他个笑脸,好来走动。因此,子金出了门,不寻皮员外,竟到了自家屋里,算计:“如今皮员外看破了,决不肯把银瓶放在他家里;我又有这一番破绽,连皮员外不便行走。可惜一段极好姻缘,半路里做了露水夫妻。”又想起银瓶的情来,生死难

开，两下难舍：“不如寻个机会，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好个妙计，只今就与银瓶算计定了。趁此机会李师师求我说话，不提防这一着，教他终日打雀儿，被老鸦鹑了眼！”因等到黄昏，挨到二更，换到黑衣裳，趲到河边，在李师师后围墙下，伏在柳树影下。只听见樱桃在墙上露出脸来唤猫哩。当初银瓶的前身银纽丝，接引南宫吉成奸，原是唤猫为号，今日又犯了前病。有《猫儿·山坡羊》一首：

猫儿猫儿，你生得十分甚妙，几日不见荤腥，就娇声浪叫。你生得挂五金钩，雪里送炭，实实的稀罕，又会得上树扒墙，轻身的一跳。老鼠洞里，你惯使眼瞧；红绫被里，亲近了我几遭。你有些儿毛病，好往人家乱走，怕的是忘了俺的家门，错走了路道。昨日里喂得饱了，不知往谁家去了。你休去窃肉偷鸡，惹得王婆子家吵吵。猫猫，你口里念佛，偏喜这点腥臊。猫猫，你早早来家，怕撞着那剥皮的去卖了。

这子金听着唤猫，顺着柳树往墙上下来。墙原不高，樱桃使个杌子接着。银瓶半卸残妆，倚门而候。这一时把角门关了，樱桃原是一路的，又早已赏了他的花粉、戒指儿，买的不言语了，只落得两个人放心说话。上得阁子，把窗上雨搭儿下了，望不见灯光。银瓶倒在子金怀里，眼泪簌簌，只不敢高声啼哭。子金也自伤情流泪。银瓶道：“如今皮家要抬过门去。我的哥哥，咱就再不得一面了。我当初原为你才许了他，既然他两人拆散了，我死也不肯嫁他！我的哥哥，今夜见你一面，辞了你，我明日一条带子就吊杀了。我的哥哥，你还来送我送儿。他这巢窠里有甚么情，不知给口棺材那没有！”说到这里，和子金二人抱头痛哭，连樱桃也在旁揩泪。

子金看着樱桃道：“我的姐姐，央及你下楼去替我听着些动静，怕那院子狗咬，我好早走。休再做了那一夜，险不打杀了。”哄得樱桃下去了。子金道：“姐姐，你且休哭，我有个心腹话儿单来和你商量。如今咱在这里已是做不成夫妻了，你花朵的人儿，难道就死了罢？如今只有一计：这园后就是汴梁河，南船极多，赁下一只小船来，这河里接了你去。我又没有爷娘家事，没有妻子，恋着甚么？咱往南京去投奔我的姑夫——在镇江水营做把总。有了咱两口，那里挣不出饭来吃，肯在这里干死了罢！”银瓶听说，把泪揩干，道：“哥哥，你有这个法儿，十分的好。只怕你没钱，那里去凑去？我这卧房有五个大箱，都是盛的皮家来下的金子钗儿、珠子挑凤络罩面儿。皮员外的大元宝，李妈收去。还有他的包席的银子，封在这箱里。还有好些整匹头绸缎，不曾剪的，也还值八九百两银子。你早早安排停当。我这里度日如年，知道那厮几时来抬我？只得这二三日矣。雇下船，趁月黑头好接这东西，送衣被褥、我的镜架钢盆等物哩。你平日打的好弹弓，把个弹子打在我这楼上来，是个信，我好安排。连樱桃多拐了去，路上好服事。”说完话，二人如何肯罢，就在床沿上勉强相亲，一度而别。银瓶取出金钗二副、零银一大包，交与子金，依旧过墙去了。

到了明日，子金白到汴河口赁了一只浪船，是苏州因送人的家眷坐上来的，今急要回南，只使了十五两银子，雇到扬州。立了契，交了五两银子，说是家眷船。他把家下心爱的物件、随身被褥先下了船，吩咐进喜在船上守着。他挨到日晚，到那河边汝打雀儿，照着银瓶阁子——不过数十步，一个弹子，轻轻打在楼板上。内有一条纸儿裹着，不敢多字，只写了“三更”二字。银瓶时刻在念，等信已久，把箱笼包裹停当了，见了泥弹，不胜之喜，和樱桃久已说通：“要出去从良，在这巢窠里，终来不是个常法”，讲成一路。

等到三更夜静，子金早把船泊在园后柳荫下，哄得艄公睡下。他是熟路，进得园来。樱桃已把皮箱物件搬在墙根，使一张桌子搁得高高的，子金一一运过墙，搬上船来。搬完，樱桃搀扶着银瓶，同爬过墙来，子金俱接下去了，各进了舱。那船家是个蛮子，只道是夜里才搬得家眷到了。正是顺风，一夜就走了八九十里不题。

到了天明，不见樱桃过院子来取洗面水，李师师起来得又晚，等到日午，角门还不曾开。叫了半日，没人答应，把门掇开看了看，那里有个人影？楼上拾得空空的，一地都是纸，连琵琶、筝都拿了去了，只撇下一个马桶、西墙根下一张桌子。报与师师知道，吓了一个立睁。这才是强盗的东西被窃贼剗去。即忙使人往旱路上四下跟寻，又忙报与皮员外骑马去赶，贴帖子说“报信的五十两”。那知他风高水路三千里，帆挂扬州几日程。

不说生气挣了皮员外，活恼杀李师师，后来告状打官司不题。却说这子金一路长行，过了淮安、高邮湖，顺风到扬州关上，泊下船。银瓶甚喜，见了些山水人烟，一路上鲜鱼美酒，手边不少银钱，大吃大弄，强似那汴梁风景。或是子金吹笛，银瓶吹箫，樱桃管炖茶酒，到夜来一床而寝，好不快活。正是：

从来好事不坚牢，彩云易散琉璃脆。

不知将来怎么结果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薄幸郎见金先负义 痴心妇临死尚思人

诗曰：

汁水隋堤柳线长，繁华胜地阅兴亡。

鸟因舌巧多移树，花为心多少定香。

洞外白猿常盗女，沟边红叶误逢郎。

隔江日暮行人远，蓼由苹红易感伤。

单表当年劫贼胡喜，自从谋杀主人，又用千金贿赂南官吉，脱了死罪，逃在扬州，人都称为胡员外。为人心高好胜，吝财重色，在这扬州钞关上，专做盐过引。新娶一个妓者马玉桥在他船上，日日香浮醺醺，醉拥鲛绡，自夸他富豪无比。那一日沈子金和银瓶到了扬州，把船紧帮在他大船边。这子金从幼没出外的后生，见了这繁华烟火，即时下船沽了一坛三白名酒，和些鲜鱼螃蟹、荸荠风菱之类，使船家整了一席酒，和银瓶行乐。

到了夜间，各船上灯火辉煌，笙歌齐奏。银瓶见这光景，出到船头，看见水天一色，绿柳垂堤，那画桥上箫声不断。喜的个银瓶忙把紫箫取来，和着沈子金唱曲相随。无数的客人倚舟而听。这胡员外和马玉娇弹唱了一会，怎比得银瓶清楚——如凤泣龙吟、游鱼出水，听了一会。沈子金吹笛，银瓶琵琶相随。到了三更，二人猜拳行令，抓打拿情，人就知道不是良家了。那船上马玉娇道：“这一套吹弹，不像扬州，一似京师的。但没见这个人甚么样儿？”胡员外道：“明日我先拿帖去拜他，问他个来历。看他这光景，不像个良家，要是个表子，就见见何妨。”

过了一夜，胡员外写个“通家侍教弟”帖子，着福童过船来，说：“俺员外听得相公吹得好箫，着实仰慕，特要过来相访。”沈子金初到江湖，要卖弄他的丝竹，听见朋友，如何不喜，道：“快请过来相会。”那胡员外从大船上走过来，匾巾盛服，生得凹目黄须、鹰鼻蛙口，富态中带须凶像。子金使银瓶回避，请在前舱相见。银瓶忙着樱桃送过一盏松仁泡茶来。员外接茶，先看见捧茶侍女，生得俊雅，打扮得内家腔调，就知主人是大方家了。胡员外问子金道：“老兄从何处来？”子金答道：“小弟自东京来。因舍亲在镇江，有字相招，昨日到此。这艚公讲过，到这里换船，明日还有一日。天幸遇兄，先蒙枉顾。”胡员外道：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因

兄为人高雅有趣，天涯相会，也是有缘，还要扳教。”说毕去了。子金即时也就回了拜，见船上拿着两三架天平兑银子，才知是个盐商。子金越发感他下交之意。

待不多时，那苏州艚公替子金另赁了一只大浪船，越发齐整。子金这里先使樱桃过去，把皮箱行李一一运过。那胡员外见子金移船，料银瓶出来要从小船边过去，把船舱半开，睁睛久等。见银瓶从小船上过来，扶着跳板上那浪船，好不袅娜：花有娇香玉有情，淡描轻染自盈盈。

胡员外一看，才知道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”。“这不枉了是个美人！空自搽脂抹粉，乱唱胡弹，堆千积万，只好替这人提鞋罢了。”回到舱中，寻思了一回：“我看这人来得古怪，就是巢窝里也没有这样绝色，敢是在王侯中拐出来的，这也不可不知。”即写一请帖，是“翌日奉扳雅会”，过了船，投与子金；谢了，明日赴席。

子金恃着手艺，要在扬州子弟行中夺萃，又见朋友敬奉他，如何不喜。到了次日，穿在套新衣服，到盐船上来赴席。胡员外早已筵开锦锈，褥列芙蓉，船上好不齐整。扬州繁华所在，何物不有，摆的响糖八仙、甘蔗狮鹿、果面杯盘。行了安席礼儿，胡员外见子金年少面嫩，渐渐逗他说道：“这腔调似不是这里传授。”子金夸道：“汴京王一娘是大内里教习，小弟学了十年，还赶不上他的指拨。家房下是李师师府里的传授，记的大套数多些。”子金又吃了几杯，心里发痒，就讨琵琶弹了一会。那胡员外赞之不绝，道：“小弟从不曾见此妙技，如老兄不弃，肯同一拜，即兄弟一样，小弟出妻献子，还替兄做得些事，不枉今日一会。”沈子金那知是局骗，道是盐商，“结得这个朋友，也不枉我江南的事业”，就起身来道：“小弟极有此意，只不敢高扳。既蒙不弃，小弟执鞭随镫，亦所甘心。”即斟过一钟酒来，放在胡员外面前，纳头便拜。问了年纪，胡员外三十八岁了，子金十九岁，理当为弟。受了一拜，即叫部上小郎二十多人，俱来与子金磕头。子金感激，甚不过意。

胡员外又传马玉娇来，叔嫂行礼。这玉娇才二十一岁，打扮得艳妆花丽，从后舱出来。子金忙忙下礼，胡员外携手扶起，两人平拜了，即取椅子来，横头而坐。子金偷眸一看，好色邪，偏看着别人碗里馒头是大的，心里想道：“银瓶如今和良家一样，不会奉承，怎么比得此人一双秋波斜视，定是风月高强。”又不好正看，只得彼此送情。

原来马玉娇故意要勾搭沈子金，好看他的老婆。胡员外叫玉娇：“敬一杯酒，取琵琶来。领沈贤弟的教。他东京是宫院里传授，着他点拨点拨。”这三娇满满奉了一大银鼎杯酒，取了琵琶，唱一套：

【江儿水】则道是淡黄昏素影斜，原来燕参差簪挂在梅梢月。眼看见那人儿这搭儿游还歇，把纱灯半倚笼还揭，红妆掩映前还怯。手捻玉梅低说，偏咱相逢，是这上元时节。

【前腔】止不过红围拥翠阵遮，偏这瘦梅梢把咱相拦拽。喜回廊转用阴相借，怕长廊转烛